

袁来 著

院墙内外

一部反映当代高校官场的原生态小说。

这里是知识分子官场智斗的游戏现场，是政治婚姻下的爱情坟墓。

在早已浮出水面的官场权钱交易战之后，

《院墙内外》又上演了一场高校内的上位战。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院墙内外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院墙内外/袁来著. - 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2010.9

ISBN 978-7-221-09068-3

I. ①院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79377 号

院墙内外

作 者 袁 来

责任编辑 康征宇 耿 芸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189 千字

印 张 14.75

定 价 25.00 元

目 录

1..... 第一章 /1-5/

他感觉和梅灵似乎一直有关节没有打通，总是觉得有隔膜。他有甜蜜的幸福感，可是甜蜜在现实生活中渐渐变飘浮起来，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

29..... 第二章 /6-11/

他感觉到了一种释然，压在心头多年的情愫被晚风吹散到湖面，这以后，他就解脱了。他感到自己的成熟，像果实那样有了重量。

64..... 第三章 /12-14/

可是，离开咖啡厅的那一刻，他已然明白，婚姻如同一件瓷器，一旦出现了裂缝，再也无法回到从前。

86..... 第四章 /15-19/

岳母说：“男人只有出人头地了，才不会受人欺负。其实啊，学历、职位，都是敲门砖，真正能把权力和实惠捞到手才算是本事。”

116..... 第五章 /20-25/

事情总是矛盾的，谁都愿意一生一世，可是谁都无法知道能不能一生一世。生活没有彩排，婚姻更不可能演习。

153..... 第六章 /26-30/

而且，他也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快乐，一种堕落带来的快感，一种不顾一切，包着毁灭的快乐。

184..... 第七章 /31-36/

他有些想哭，却挤不出半滴眼泪。他觉得人的成熟就是心一点点变硬，硬得像牙齿一样最后慢慢钙化。

218..... 第八章 /37-39/

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：人与人之间所谓的缘分，其实还是命中注定。他不愿意接受宿命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一声长叹。

第一章

他感觉和梅灵似乎一直有关节没有打通，总是觉得有隔膜。他有甜蜜的幸福感，可是甜蜜在现实生活中渐渐变飘浮起来，不是他想象的那样。



化学博士郝胜强和内科护士梅灵从认识到结婚，总共不到三个月时间。

从见到梅灵的那一刻起，郝胜强坚决地认为自己爱上了这位白衣天使。她漂亮，鹅蛋脸，柳叶眉，皮肤白皙，身材匀称，美丽的面庞上藏一丝淡淡的落寞，文静中透着一份花开花谢奈何天的幽怨，简直就是穿时装的古典美女。郝胜强恨不得马上结婚，他怕等待太久夜长梦多。可是，就算是请客吃饭都需要时间准备，更何况是结婚嫁人这等终身大事。刚见几面就谈婚论嫁，郝胜强说不出口，更怕给对方留下心急火燎办事不稳的坏印象。

不过，他发觉梅家人似乎比他更急迫，见面刚一个月就开始催婚。开始是梅灵妈妈旁敲侧击：“我们家灵灵是附近一带公认的美女，追求她的人都排起了长队，当年那群人为她打死打活不说，直到现在，还有人没看到灵灵出嫁就不死心，一直伺机出动。”这话怎么都不像是电力公司党委办公室主任该说的，可的确出自这位母亲之口。听到她这

样不顾身份地夸女儿，郝胜强竟然有些得意，他嘿嘿一笑。在曾主任面前，除了应和之外，他一般是不说话的，母亲害怕女儿嫁不出去的焦急，使他像是抓住了对方把柄一样自信。

快两个月的时候，梅灵的嫂子许丽丽就直截了当地问郝胜强：“小郝，你觉得我们家灵灵怎么样？”郝胜强稍作停顿，说：“很好。”许丽丽说：“那就好，要是双方都觉得不错，马上领证把事办了。别看你是个博士，梅灵可是院花，年轻护士里面就数她最漂亮。去年，他们医院想引进一位洋博士，邀请人家来考察。人家来看了一圈，不满意，说是硬件不过关，不想留下来。就在老外要离开医院的时候，在走廊里看到一双情意绵绵的眼睛，立马决定不走了。那时梅灵还戴着口罩在上班，只露出了一双眼睛，就把老外给迷住了。”虽然许丽丽运用了夸张的手法，但是所说基本属实，他们的媒人——系主任张仁瞻教授的老婆，给郝胜强介绍梅灵情况的时候，浓墨重彩地讲过这一段。

郝胜强对梅灵非常满意，约会过几次后，越来越觉得她就是自己要找的人。她漂亮持重，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完全符合自己的要求，简直像是从梦中走出来的一样。当然，她也有缺点，不爱说话，喜欢走神，对事物热情度不高。但是，这些缺点在郝胜强眼中都成了优点，少言寡语更能体现出女性的稳重贤淑，矜持和羞涩是女子的传统美德，面貌冷若冰霜内心却炙热更能让人放心。郝胜强觉得梅灵是集美貌和淑德于一身的传统女性的化身。

在许丽丽逼婚后的第三天晚上，郝胜强和梅灵在湖边的烛光咖啡厅约会。柔媚阴暗的烛光给人亲密的感觉，轻柔的音乐像泉水缓缓流出，似乎是情人在窃窃私语。郝胜强把糖撒在咖啡里，搅了搅，喝了一口，还是觉得苦。

他说：“你妈妈的意思，叫我们早点结婚。”梅灵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就结呗。”郝胜强说：“可是，我觉得，是不是早了一点啊？”“那就不结呗。”梅灵说。她依然是略带落寞的表情，仿佛这事和她没有关系，一副置身事外的神态。梅灵的冷漠打击了郝胜强的热情，他失望地抬起头看着对面的女人。梅灵捏勺子的样子很秀气，翘起

兰花指，悠悠地搅拌。一只光洁的象牙玉雕垂在隆起的胸部之间，黑亮柔顺的长发披在黑色高领毛衣上，像一片黑色的光。郝胜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小指长的象牙，身体禁不住发颤。他忽然冒昧地伸出手，轻轻地将梅灵垂在胸前的头发往肩膀后面拨，顺手抚摸她的腮部。手指碰到了光滑柔嫩的脸颊，又滑又嫩，像触摸老家夏麻子的豆腐。郝胜强第一次接触到梅灵的身体，激动得难以自控。梅灵没有拒绝，只是身体稍稍往后退了退，依然埋头搅咖啡。郝胜强原本不喜欢咖啡，他觉得咖啡和糊锅巴粥一个味。可是，梅灵浓浓的女性体香混杂着咖啡气味阵阵袭来，使他对不喜欢的咖啡也有了好感。他无限温柔满怀美好地说：“嫁给我吧。”梅灵依然在搅那杯咖啡，过了很久才说：“那就结呗。”话还是一样的话，可是多了一份别样的柔情，这坚定了郝胜强的决心。这一夜，郝胜强翻来覆去难以入眠。第二天，他向实验室请了假，一个人在群光广场、新世界和武广商场转悠了一天，买了一只铂金钻戒，晚上隆重地送给了梅灵，正式向她求婚。

郝胜强和梅灵结婚了，在他们认识快满三个月的时候。结婚时，郝胜强三十二岁，梅灵二十九岁。一个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，留校任教快两年；一个是三甲医院内科护士，有八年工龄的“院花”。用媒人张师母的话说，是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纪了，他们真算得上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梅灵的亲戚们夸郝胜强有学问，博士就是不一样，一看就是读书人。论相貌，郝胜强也算出众，高高瘦瘦棱角分明，看起来斯斯文文，一副大学老师的风范。可是，在同门师兄弟眼中，他没有气质，缺少昂扬挺拔坚定自信的气度，言行举止谨小慎微唯唯诺诺，说得好听点像个读书人，其实掩饰不住出身农民的小家子气。

郝胜强十分清楚，有些东西融化在血液里面，无论自己多么努力，永远都无法抹去。他的老家在鄂东北一个县级市下的小镇上，那地方三省交界，是赫赫有名的革命老区。他兄妹三人，哥哥已经成家，和嫂子在江苏昆山打工；妹妹也快二十五岁，尚未出嫁，常年在南方打工漂泊，广州深圳东莞到处转，隔三岔五换地方。父母务农兼做贩粮的副业。家人是在电话里知道郝胜强结婚的消息。刚开始谈朋友的时候，郝胜强给父母寄了

一张梅灵的照片，父母满心欢喜赞不绝口。郝胜强告诉他们，梅灵只有妈妈，父亲因病去世十多年。父母说，一切由你自己做主，你喜欢就行。

结婚的用品几乎都是由梅灵家置办，房子、彩电、冰箱、空调，凡是居家必需的，一应俱全。梅灵妈妈说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这一天。结婚之前，梅灵已经有车有房，车子是一辆银灰色的标志307，虽然谈不上气派，却是梅灵自己买的。婚房是梅灵妈妈四年前买下的，一套临湖的两室两厅，一百一十多平米，是“东湖世家”二期的房子，在东湖梨园和省博物馆之间，离梅家住的水果湖不远，到郝胜强读书工作的大学也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。梅灵妈妈夸自己从来不嘴软，经常以领导口吻说：“还是我有先见之明，才花了三十万就买到一套湖景房，要是搁现在，没有一百万就做梦去吧。为了女儿，我什么都舍得，就是儿子结婚也没有下这么大的本。”梅灵妈妈对女儿的爱，大家有目共睹，母亲的先见之明也体现了她的良苦用心。

郝胜强拿出两万块钱作为结婚的花销，一万是自己这两年的积蓄，一万是父母和兄妹共同凑的。郝胜强说，哥哥妹妹的钱，算他借的。父母说，你有这个心，以后多帮他们一些就是。他们家拿出了全部积蓄才两万块钱，梅家没有说什么，郝胜强心里却很难过，无奈与自卑常常令他独自愤怒。为了省些钱，他说：“可用可不用的，暂时就先不买吧，以前没有那些东西也一样过得很好。”梅灵妈妈露出鄙夷的神态：“你还指望把钱留到下次？”羞得郝胜强面红耳赤满心悲哀。梅灵妈妈嫁女儿简直是大操大办，像是和谁赌气一样。梅灵和郝胜强都在上班，没有太多空余时间，结婚的准备工作由梅灵妈妈包下来了。梅灵妈妈正处在离休状态，时间很充裕。学校里的事情比较多，郝胜强只得有空就过来看看，一个家的模样在他的眼中逐渐完整起来。快到结婚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眼前这间有深红色木制桌椅、黑色真皮沙发、米黄色窗帘的屋子，竟然是自己的家。在这座城市里，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！有时候半夜醒来，他都害怕这是一个梦。

据梅灵说，第一次恋爱谈了四年，以对方出国而告终；第二次也谈了四年，都要准备结婚了，两人最后还是分手了。分手的原因是她妈妈

觉得那个人不可靠，理由是对方认识梅灵后随即蹬了正打算结婚的女朋友，转而追求梅灵。这样的人三心二意见异思迁，定是个轻薄寡义之人，保不齐以后以同样的方式对梅灵。为了女儿的幸福，妈妈坚决让女儿和第二个男友断绝了来往。张仁瞻的老婆给郝胜强说媒时也讲过这些故事，虽然漏洞百出，郝胜强却没有兴趣追根究底。陈述往事的时候，梅灵带着一贯的冷淡，没有什么感情色彩，这让郝胜强怀疑她是如何谈四年的恋爱。郝胜强问了个很蠢的问题：“你还爱他吗？”梅灵鼻子哼哼，有些倦怠地说：“什么爱不爱的，谁都还不是一样。”郝胜强也知道，谁都有过去，他没有权利干涉梅灵的往事。有时候，他也拿洋博士的故事开玩笑，问后来发展如何，结果很令人失望。“什么事都没有”，这是梅灵的回答，知道这个故事的人也都这样说。郝胜强笑说：“那洋博士一定恨死你了，你们用美人计引诱他跳进火坑。”梅灵并没有笑，瞪了他一眼。

郝胜强想，不管以前如何，现在她是我的老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一次恋爱就结婚，老婆又是如此漂亮，郝胜强真实地感受到世界的美好。得知他要结婚的消息，父母热泪盈眶。老娘在电话里擤着鼻涕说：“儿啊，你为我们争气了。我们苦扒苦做，总算是熬出头了。”郝胜强娶媳妇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那座三万人口的小镇，并且引起轰动。郝胜强几乎可以想象得出，人们如何传诵郝老二的二儿子有出息，念了博士做了大学老师又娶了城里媳妇，啧啧声似乎在耳边回荡。从小到大，郝胜强一直是四乡八镇五里十村的楷模。他读书刻苦金榜题名事业有成家庭幸福，顺利地成为城市人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所向披靡一路风光，只是多年奋斗的辛酸坎坷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婚宴是在亢龙太子酒店摆的，一共十二桌。梅灵妈妈坚持一贯的铺张作风，为了对等，男女双方都是六桌客。郝家父母坚决不来，嫌路远，来回不方便，还说老家总是要摆酒请亲朋好友。郝胜强知道，他们是怕给儿子丢脸。梅家亲戚有当小官的，有做生意的，看起来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架势，却完全抵挡不住男方由教授博士们组成的亲友团。导师丁子健教授代行家长职责，系主任张仁瞻是主婚人，出席婚礼的还有学

院领导和同事，以及郝胜强本科、硕士、博士各阶段要好的同学朋友。梅家亲朋好友都夸曾主任找了个好女婿，人忠厚可靠有学问，还是名牌大学老师。梅灵妈妈的脸像烫了金一般，压抑的严肃里蕴含着喜悦，她用商量的口吻同郝胜强讲话，郝胜强觉得被重视，心情也舒展开来。听说来了十几位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，酒店总经理亲自出来敬酒，当场宣布在已经打了折的价位上再打八点八折，并讲了几个洞房笑话捉弄新人。这个小插曲把婚礼的气氛推向高潮，给郝胜强挣足了面子，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牵着梅灵的手给来宾敬酒的时候，郝胜强忽然明白父母为什么落泪，一种感慨油然而生：二十年寒窗苦读，十多年闯荡城市，过去种种不堪回首，他竟然也想象不到自己能有今天。婚礼上，郝胜强忽然发现酒真是好东西。

小规模筵席也有几次，来宾是梅灵的同学同事朋友。梅灵认为熟人不多，谁知一结婚都冒出来了。郝胜强有些烦，觉得有些没完没了，他把不快压抑在心里。郝胜强不喜欢应酬，以前他不会喝酒，非常讨厌酒席上的规矩和套路，看到别人劝酒像打架，他都恶心。喝，身体会难受；不喝，受别人挖苦心里会难受；不喝不听，又感觉像局外人没意思，也很难受。总之，他几乎得了宴会恐惧症，能躲就躲。所以，他几乎没朋友，除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之外。读书时，他和同学的关系不怎么好，也不是不好，而是没有过多深入的交往。他独来独往，一般不主动和人讲话，更不会拉关系。经过多年的城市生活，他的言行举止、衣着装扮和生活习惯已经完全城市化了，但是内心对城里人总有一种隔膜和畏惧，说到底是一种难以消除的自卑。郝胜强很清楚自己的缺点，他希望结婚之后可以消除自卑，成为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城市人。所以，他虽然不喜欢喝酒，不喜欢应酬，但还是强迫自己硬着头皮锻炼。只是这一切还需要时间，一切只是开头，他的人生将翻开崭新的一页。



郝胜强娶了梅灵，在青年教师之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那些和他

一样出身贫寒的年轻人虽然嘴上说恭喜，闹着要吃糖，私底下却都十分不服气，他们认为郝胜强的好造化全靠导师选得好。郝胜强的导师丁子健教授是裴仰之院士最得意的弟子，即将全面继承院士的一切名号和社会职务，是学校的红人，系主任张仁瞻又是丁子健的师兄，所以一句话，郝胜强娶到貌美多金的好老婆全靠导师的帮助。刚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郝胜强简直气炸了肺，后来一想，别人越这样说，越表示他们嫉妒，别人越嫉妒，他越不必生气。

那天，郝胜强刚到实验室门口，听到同事黄为酸不溜秋地说：“就他那个品味，玩也不会玩，学也不会学，什么情趣都没有。能娶到那样的老婆，祖坟着了火，一朵鲜花被牛粪压了，真是暴殄天物，可惜啊，可惜啊。”黄为没说是谁，他敢肯定是说他，这段时间他的婚事是学院的热门话题。郝胜强恨恨地想，老子就不能娶到漂亮老婆吗？老子比你这个老男人差吗？郝胜强傲然地推门进去，朝那边看了一眼，黄为和他的听众立即哑巴了，话头像被剪子剪断一般。

黄为快四十岁了，单身老博士，矮而胖，秃脑袋上有块灰色的胎记，像把死葫芦抠的瓢，脸上皱纹成堆，整个人未老先衰，比自己的导师还显老。黄为早郝胜强一年留校，因为这早一年，便处处摆出早一年的资格，什么事情都压着郝胜强。郝胜强想，既然你们嘲笑我，我更要让你们嫉妒，让你们生气，让你们恨得牙根子痛。他特意把结婚照拿到实验室给所有人看，问拍得如何。已婚和未婚男人掩饰不住嫉妒和羡慕，夸梅灵如花似玉，郝胜强谦虚地说一般一般，内心却充盈着满足。

新婚的日子每天都是甜的，做梦都会笑醒。有时早上醒来，郝胜强不相信竟然能摆脱集体宿舍，住上宽敞明亮的居民楼房。躺在柔软的席梦思上面，思绪却回到了以前。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寄宿，他住过各式各样的宿舍，从大通铺、高低床、学生公寓再到博士楼，越到后来越渴望能拥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。初中时，集体宿舍是四十八人一间，一个人还不能睡一张床，他个小，被放在两个大个之间。两个大个总是推他，左边的朝右边推，右边的朝左边推。推来推去，他总是睡在中间，中间是道粗硬的钢板边沿，垫多厚的棉絮都硌得背痛，像睡在刀背上一

样。大学宿舍人少一些，却还是硬板床，没有私人空间。有一次半夜，他下床上厕所，听到同学自慰的呻吟声，恶心死了。

结婚的另一个好处是想吃什么做什么。岳母曾主任给女儿准备了齐全的家用电器，梅灵除了会操作电器之外，家务通通不会，连煮面条不是忘了放盐就是放了两遍，总之在生活方面是超级低能。不过，郝胜强不在乎这些，他沉浸在家的幸福之中。家务全是他做，在自己家里做想吃的菜给自己吃，给老婆吃，这是他很久以来的愿望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结婚给他带来的另外一个惊喜，就是他终于拥有了一口属于自己的浴缸。拥有一口洁白的浴缸是他多年的梦想，结婚前他就想其他家具可以不用，浴缸必不可少。他能在浴缸里面泡上两个小时，任麻痒的熨贴感觉从脚底蔓延到全身，最后爬上头皮，那种舒服能让他打激灵。第一次使用浴缸时的情形在他的脑海浮现，高二那年，别人请他做成人高考枪手，他第一次住宾馆用浴缸，那种震撼令他终身难忘。多年以后，只要一看到洁白的浴缸，他就不禁打颤，皮肤麻酥酥痒乎乎的，像要振动起来，留在上面的畅快记忆慢慢苏醒。

郝胜强对梅灵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十八岁就渴望有个家。”梅灵开玩笑地说：“那么小就想那事啊？”郝胜强一脸严肃地说：“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年春天，学校流行红眼病、流感、天花，每个人几乎一天到晚不和人说话，连多看人一眼都怕得病，整天人心惶惶。有人得病回家，没几天就死了。阴雨连绵一天又一天，死亡的恐怖气氛在学校弥漫，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就此死去。一天夜里下自习，我走在雨里，忽然生出一种渴望，希望有个属于自己的家，每天把老婆拥入怀中，感受家和老婆的温暖。那阵日子，空气里飘着一股浓浓的丁香花香，却都不敢闻，似乎那花香都带着病毒，还有一股死亡的气味。空气湿漉漉的，粘粘的，摸到空气就像触摸死亡。”梅灵刚开始还同情郝胜强，时间长了，她的兴味变淡了，变回常有的那种走神的状态。

俗话说，福无双至，这话用在郝胜强身上并不灵验，结婚后的郝胜强好事频频。头一件好事是他即将通过讲师资格的职称评定，拿下讲师，副教授就指日可待，副教授到手，教授还远吗？等他熬到了教授，

就达到人生的顶峰。还有一件天大的喜事，学校已经决定推荐丁子健教授作为今年中科院院士候选人。导师申报院士，这在系里、院里、学校乃至全国科学界都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。郝胜强明白，要是丁教授选上了院士，丁门弟子几乎是住进了金矿，以后的科研经费算是有了着落。经费对科研工作者来说，就是血液，投入大产出就大，舍得花本才能有回报。化学界流传这样一个说法，百分之八十的科研成果是用钱堆出来的。

丁子健是裴仰之院士最得意的弟子，他承袭了裴仰之的学术衣钵和社会职务，除了“院士”称号之外，其他的荣誉和职务尽收囊中。裴仰之今年八十高龄，德高望重，是国内有机化学界的两大泰斗之一，人称“南裴”，与北京大学的卢祖吟并称“北卢南裴”。去年裴老寿诞庆典的时候，他当着众位嘉宾与门生的面，拄着拐杖毫不隐讳地说：“我这辈子，为国为民倾尽所有，历尽荣华与劫难，无憾无悔。如果子健评上院士，把我开创的这一学术领域发扬光大，算是了我今生之最后心愿。”裴老一发话，副部长级的校长恭恭敬敬地应道：“学校全力支持推荐丁子健教授评选院士，实现裴老的心愿。”

郝胜强明白，按照目前的状况来说，丁子健当选院士在两可之间。丁子健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属于最前沿，在国际上也算高新尖端，只是这一领域和他水平相当的还有两位，一位是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的，一位是山东大学的，两位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。他们三位在能力、影响力和学术资历上，旗鼓相当各有千秋，谁都有可能当上院士。论权威，裴老在科学界还是能说上话，只是另外两位候选人的后台也不弱，尤其是中科院的那位，几乎就是近水楼台。这几年，院士评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简直是树大招风。一般民众不足为惧，他们看到英文论文和化学符号早就晕菜了，怕就怕方舟民之流，专门拿放大镜找茬儿，小问题吹大，大问题说得无可救药，评不上院士不说，搞不好身败名裂臭名远扬。

丁子健也想到了这一层。五月份，他召集在校弟子开会，成立申院工作小组，自任组长，全面负责所有事项，大弟子邱新风任总协调，相

当于常务副组长的职务，其他弟子都各有分工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丁子健把填写申报材料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郝胜强，并特别叮嘱他说：“这项工作是重中之重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千万不能出问题。”郝胜强激动地表示一定不辱使命。

郝胜强简直受宠若惊，在校的“丁门四博士”里，他只能排最末，邱新风、万振涛、于军三位师兄，无论在科研水平上还是人际交往上，都是睥睨千古牛气冲天的角色，郝胜强自叹弗如。他们看不起郝胜强，认为丁子健只是看中他忠厚老实做事踏实才招他做学生，无非多一个使唤工具。郝师弟缺乏决断力和霸气，遇到问题也不敢大胆怀疑，更不会去争取利益，这是他们认为郝胜强软弱可欺的地方。郝胜强从不主动和师兄弟们争科研经费，也不争取导师的项目，只等领导或者导师分配。丁子健也曾表达自己的不满，怒其不争，当面质问郝胜强：“你怎么如此软弱？”只有郝胜强明白，自己从不是真正的软弱，在温文尔雅唯唯诺诺的表面之下，潜伏着一股冲决一切的力量，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，别人越是看不起他，这股力量就越强大。他曾发誓，以前忍受和付出的一切，都要现实十倍百倍地偿还。“忍”是他生活中的最大哲学，一口气从小学读到博士，三十二岁才结婚，他靠的就是一个忍字。现在，他隐隐感觉机会来了。

郝胜强欣喜地把导师申报院士的消息告诉梅灵，梅灵却淡淡地说：“哦，是吗？”郝胜强有些不快，热情遇到一盆冷水。他认为梅灵可以不明白这件事的意义，但至少应该对他的热情有所回应。在郝胜强看来，这件事情和娶梅灵一样让他扬眉吐气。梅灵却更在乎郝胜强考驾照的事情，她希望郝胜强早日拿到驾照，外出就由他开车。她也会开车，可是一到车多的地方就紧张，一紧张就分不清刹车和油门，另外开着车也不能欣赏野外的景色。郝胜强不热衷学车，因为他不喜欢外出。每个周末，朋友约梅灵去郊外休闲农庄，玩一些时尚白领的游戏，比如杀人游戏、现金流、心理测试等。刚开始，郝胜强强打精神，换上休闲服和轻松的心态，准备进入梅灵的生活圈。几次之后，他便感到无聊无趣，所谓的农庄他见多了，从小就在农村跑，农家也没什么乐的，那些白领

的游戏也无聊至极，玩游戏的时候他总是惦记着实验项目和导师的“申院”工作。梅灵看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淡淡地说：“你不开心下次就别来了。”郝胜强感觉这话像是打他的耳光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不过新婚燕尔不好发脾气，只说还不太习惯，习惯了就好了。他嘴上这样说，心里却想，虚度时光怕是一辈子都难以习惯。每次外出，都是梅灵开车。梅灵说以前都是男朋友开车带她出去，她会开，但开得少。郝胜强认为梅灵话里有话，便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尽快学会开车，以后给你既当丈夫又当马夫。”听到郝胜强说要学车，梅灵非常高兴，忙给他报了驾驶培训班，并上书店买了一大堆书，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法规》、《驾驶员考试准则》、《城市地图》等。一大堆书堆在眼前，郝胜强头都大了，哭丧着脸说：“这要学多久啊。”他很为自己赌气说说要学开车而后悔。梅灵说：“很简单的，老师一讲就会。”

郝胜强总算不用陪梅灵去郊外休闲，但是换来更难受的事情，每个周末都上驾校学开车。梅灵每次都和他一起去，她要温故而知新，比郝胜强学得还认真。和郝胜强一个组的有七八个人，有刚满十八岁的中学生，和梅灵一样的白领，也有失业想开出租的中年人。文化课自学，驾校是上车操作。看到那位嘴唇上还涂着绒毛的中学生，郝胜强想起他的十八岁，见过最多的车是父亲收粮用的手扶拖拉机。每年暑假，郝胜强都要穿上农民的衣服，戴上一顶草帽子，蹲在车斗上跟父亲在四乡八畈收粮，拖拉机突突突从这个村蹦到那个村，然后再送到城里。城里孩子学开车像他多年前学习自行车一样，他无比感慨。

郝胜强在学车的时候心不在焉。有一次试车，把油门当成了刹车，差点把另外一辆车拱到湖里。梅灵一生气，甩手走了。郝胜强也觉得挺丢人，他追上梅灵，哄了好一阵才哄好。梅灵虽然表面不生气，但是劲头锐减，搞得郝胜强十分为难。他怕浪费钱，只能硬着头皮学下去。拿了本后，第一次上路，遇到一个上坡的地方，他不会换挡，车熄火了，半天打不着火，后面等了一排车，喇叭叫得震天响，好不容易打着了，忽然像脱缰的马喇地猛冲出去，一下撞着了前面的车屁股，差点把那车推翻。他们费了很大的劲，赔了一千元钱才算了事。梅灵更加生气了，

说：“一个博士，连车都不会开。”郝胜强不服气，说：“开车算什么，我太老师是院士，连自行车都不会骑。”他也感觉不光彩，不过很快为自己找了借口。后来出门，偶尔开车的事还是由梅灵来做。



趁着新婚的喜劲，郝胜强想在科研上实现突破，并全力协助导师“申院”成功。

但是最近，他感觉同事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以黄为为首的几位年轻教师和博士有意疏远他。他同他们的关系说不上好，以前倒也经常谈谈工作之外的事情，开开玩笑。自从他结婚后，他们经常一起议论什么，一见他来，话题便戛然而止。更令他气愤的是，有人偷偷破坏他的实验，有几次，他明显感到实验装置被人动过手脚。上周，郝胜强在实验室整整熬了两个通宵等一项分离实验的结果。出结果的时候刚好是中午，郝胜强去食堂吃午饭，回来发现一名学生打开了他的装置，使试管里面进了空气，整个实验报废了。他用血红的眼睛盯着那名本科生，失控地吼道：“谁叫你动的？”那名学生吓坏了，眼泪簌簌地下来了，颤巍巍地说：“黄老师叫我打开，说不排气可能会爆炸。”在一旁的黄为忙说：“哎，你这学生怎么不老实呢？我明明叫你打开我的实验，你怎么去动郝老师的呢？你看，郝老师几个月的心血全废在你身上了。”黄为严肃的表情之下压抑着幸灾乐祸。本科生还要申辩，黄为威胁道：“你是几班的？故意破坏老师的实验，还要狡辩，找你们辅导员来。”本科生一腔的无辜委屈无处说，低头等待处罚。郝胜强似乎看到了十年前自己的影子，那时候的自己也是害羞，害怕受人欺负。他逐渐冷静下来，心想事已至此多说无益，口气便缓和了一些：“你回去吧。”本科生带着委屈和抱歉离开。黄为显得愤愤不平，说：“切，现在的学生，简直不像话。”郝胜强接上话说：“老师也不见得都是好鸟！”他射出锐利的目光看着黄为，目光像把刀要将那颗秃头削平。黄为目光阴沉，和他对视了一下，立即回避了。